蜀山劍俠傳/236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三六回　天未涌金輪 海氣荒涼觀日景　洞中驚黑眚 嵐光明麗訪仙娃

下一回▶

衆人遁光本早放緩，且談且行，不覺行到那通往海邊的一條地震源脈通路口上，那通路入口，仍是好好的。前行里許，堵塞了數十丈，內中有一孔洞，可以蛇行而入，靈奇上次無心發現，又把它開大了些。這時靈奇在前引路，還想再爲開大，請衆人過去。易靜說：「無須。島主也許早年故意留此一條震脈，未向令尊說起。我們祇要能通行過去已足，不必改動它的原樣，就此穿行過去好了。」靈奇才沒有動。一行十一人，各駕遁光，穿行過去。前面通路雖遠不及來路密徑通體晶明堅實，華美高大，寬窄也不一，並且途中還有倒塌之處，時聞硫磺之氣，其熱如蒸，但都不在衆人心上。因這一帶地底氣候惡劣，時過黑水臭泥發煙之地，無可留連觀覽，便由李英瓊用牟尼珠寶光，同了靈奇在前開路，一同加緊飛馳前行。不消半日，便穿入了冰原之下，道途重又清潔。衆人纔把遁光放下，略微歇息，緩緩前馳。

石生笑問靈奇道：「我們自來，還未經過這麼長一段惡路。你看前途又臭又熱又污穢，幸是我們，如換常人，簡直入了阿鼻地獄，燻也燻死了。難爲你那日怎麼會發現的？」靈奇惶恐答道：「弟子自從先師羽化，得了幾件法寶。內有兩片古玉符，能傳聲留形，與陷空島霜華宮頂之寶妙用大同小異。丹室盜藥時交與癩師叔，家父行時交與弟子的，便各居其一。用時，祇請畫上先師所傳符咒，運用真氣，對它說話，或是寫字，無論遠近，到時自能現出聲音字迹。昔日因家父不能隨時離宮遠出，弟子孺慕情殷，便各持一

面，以備有事羈身，不能見面，各將所說的話留在符上，存放密徑那一邊的入口，彼此互換，傳達心意，以代晤面。此外還有樣用處：如把兩符合璧，放在耳旁靜聽，千百里外聲息動靜俱能查知。日前往尋家父未遇，歸來閒行密徑之中，一時無聊，便往沿途歧路上亂竄，無心中尋到這條通路口上。覺出這裏乃是年久坍塌，並非行法封閉，與別處歧徑堵塞有異。試用此寶一查聽，內中竟是空的，聽出老遠，並還隱有風濤之聲，自極遠處傳來。地底側聽，本最真切。左右無事，又稍會一點地行之術，姑且走進一探，居然循此前行，可達海邊。適纔祇顧貪圖這裏近便省事，卻忘了道路污穢，請師叔不要見怪。」石生笑道：「修道人，甚麼困苦艱難都應經歷，便往真的地獄走一遭，又待何妨？有此捷徑，免去遠涉嚴關許多周折，自然是好。我不過說，難爲你能找見，哪有見怪之事？」

說時已將最末一段冰雪中穿通的途徑走完，到了出口附近。衆人見這地方已成了冰獺的窟穴，出去便是極海冰洋。外面另有一道冰獺自建的長堤，甚是堅固高厚，海冰不能侵入。衆人遁光到時，驚得那些潛伏穴中的冰獺　　亂叫，往四旁冰孔中亂竄。長者丈許，小者三四尺，神情滑稽，不下七八十隻。石生笑道：「這東西油光水滑，又白又亮，多麼好玩。帶兩條回仙府去，養在湖裏，不有趣麼？」甄兌道：「別處海獺毛色黑紫，巢穴生殖之地雖也在北海寒帶之中，均隨寒暖流來去，按着季節潮信，有一定時候。因係寒帶生物，放在中土，已難存活。這類冰獺是另一種，毛色白如銀針，不似先說海獺黑色。與北極冰熊，同是這裏特產。終年生息冰雪之中，在深海中冒着刺鯨、寒鮫吞噬之險，獵取魚介爲食。仗着毛性奇暖，能化寒冰，又有掘穿堅冰之能，性更靈慧，盡管害它的東西多，尚能繁息，未致絕種。第一，它不似黑海獺，可喫樹根草果，非魚不飽，多殺生靈，仙府養之不宜。第二，它生於極寒之地，永不往外移動，常人難堪的極冷地方，尚難存活，何況中土。離了這片冰山雪海，一遇暖流，更難活命，嬌嫩已極，如何帶得回去？」石生一想此時仙府不能回去，自己洞府尚未尋到，衆人又都笑他童心，祇得罷了。

由獺穴中走出一看，四外冰山雪嶽，綿亘不斷，高約千丈以上。滿空暗雲低壓，氣象愁慘。遙望前面海中，惡浪排空，水天渾茫。時見小山一般的大小浮冰，隨波逐浪而來，互相擊撞，發爲巨震。又見羣鯨戲水，出沒冰山碧海之間。來路上面冰原中，白熊、冰鵝，奇禽怪獸，時有出沒，見人俱都呆望不驚，態頗溫馴；偶然發聲吼嘯，卻極洪厲淒涼。宛然禽獸鯨魚的一片樂土，景物荒寒，氣象雄闊。與初到極海所見冰原岸上情景大略相似。前路尚遠，便稍歇息。

石生、阿童和易震，俱都年幼喜事。見旁邊有兩隻比水牛還大的冰熊走來，白毛如霜，又肥又壯，阿童笑說：「人言人熊力大，這冰熊看去甚是雄壯，不知有多大力氣？我們不用法力，試上一試，看能製得住不？」石生、易震隨聲附和。恰巧旁邊又踱來了一大二小，三人一同上前，各自縱撲上去，抓緊熊的後頸皮，往下便按。那北極冰熊兇猛異常，力大無比。祇因從未見過生人，初見驚奇，不曾發作，走近前來，本未安甚麼好心。身長足有一丈二三，四足站地，高可六七尺。石生等三人高祇齊它們項下，又講好不用法力，祇憑手勁，如何能行？冰熊性又兇野，人不犯它，尚且不容，這一下，無異捋了虎鬚。那三隻冰熊，想不到有人侵犯，三人又是天生異稟，起時勢猛，冰熊猛出不意，竟喫按了個頭幾觸地，當時驚叫，往側躥了兩步，三人手仍未放。方覺好玩，哈哈大笑，待要往熊背上立去，冰熊忽覺此是奇恥大辱，猛然暴怒，一聲狂吼，人立縱起，回爪往頭上便抓。三人膽大自恃，全不在意，凌空下壓，腳不沾地，力量已減去了幾分。又見頭一下便將熊頭按下，越發疏忽，以爲蠢然一物，有何伎倆，各欲爭勝。因嫌熊身過於高大，身已翻向熊背，又想變換方法，致使四腳伏地不起。卻不想身材大小懸殊，喫虧太甚。若以法力殺死那熊，易如反掌，便以徒手除它，也非難事。然而憑手想要制服，卻難辦到。笑聲未住，冷不防喫那熊昂頭一仰，猛然人立，回掌來抓，竟幾乎喫了大虧。

三人中，石生最是心靈手巧，一聽冰熊怒吼暴起，那比蒲扇還大，比樹幹還粗的熊掌，也已抓到，其力絕猛，自己有力難使，身被帶起，竟制它不住，百忙中隨着那熊往上昂起，一帶之勢，手一鬆熊頸皮，身子就熊背上往側一翻，讓開正面來勢。然後橫起一腳，往熊的右頰上踹去，身也借勁，飛縱出去好幾丈，落到地上。石生天生神力，又是煉氣之士，不過喫了大小的虧，本心不想傷生害命。那熊直勁極猛，卻無橫勁，萬沒料到敵人有此一着；幾乎連頭頸都被踹折，撲通一聲，往橫裏翻滾出去老遠，跌趴地上。歪着顆比水桶還大的頭，厲聲怒吼，急切間爬不起來。

阿童卻是不然，因下山不久，見此龐然大物，不用法力，要去制服，一時高興逞能，手纔按下，覺出熊力絕大，便已膽怯。熊頭往起一昂，覺力極大，慌不迭把手鬆開，忘了離熊縱起，竟喫熊甩出老遠，忙縱遁光飛起，纔未跌倒。

易震心粗，而又好勝，自負膽勇。明知熊力極大，仍一個勁往下按去，勢比石生、阿童要猛得多，竟來不及收轉，喫那熊一爪抓住。最可笑是，身已臨到危境，仍還一心記着「祇憑手腳氣力，不用法力飛劍」幾句打賭的話。一手抓起熊的頸皮不放，雙膝用力一夾熊背，待用強力掙脫。冰熊天生神力，又當怒急之際，一爪抓住，死也不放。如換常人，就這一抓，臂膀先已斷裂，再要被它由頭上扯落下來，或手或足，無論何處，祇要

再被它撈住一點，一撕便成兩片，休想活命。猶幸易震也是天生神力，又是仙人之子，仙骨仙根，煉就玄功；熊掌蠢笨多肉，盡管力大，不能和人手一樣靈活。易震手臂祇有兩三寸粗，又被抓在掌心以內，沒有被那鋼一般的利爪抓住，雖出不意，僥倖沒有受傷，可是當時形勢也是險極。易震在熊背上往回一掙未掙脫，方覺抓處手臂緊勒生疼。同時，那熊喫易震兩腿神力一夾，雖然熊大人小，不能夾緊，那熊已被夾傷，背骨軋軋作響，疼痛難禁，越發暴怒，急不暇擇，又將另一掌往後抓來。易震左手正抓在熊的頸皮當中，那熊反掌後抓，眼看不見，背骨又奇痛欲折，情急暴怒之下，抓住臂的一掌往前強掙，另一掌便往頸後亂扯。這類冰熊，比山中大白人熊高大多力，又較靈便。易震一手已被抓緊，生疼不放。見另一掌又復抓來，知道厲害，一着急，不由鬆了左手。心想讓開來勢，卻忘了熊已人立起來，身在熊背，面向着天，一手又被抓緊，往前猛扯，全憑左手抓緊熊頸，纔得支持。這手一鬆，身便失了依附，來勢雖然避開，人卻被熊抓緊手臂，甩向前面。同時因這一急，把所煉道家真氣，也自然運用出來。那熊甚是矯捷，好容易將仇敵由身後抓起，甩向前面，就勢迴轉另一掌祇一撈，便把易震的左腿撈住。狂吼一聲，兩掌並舉，往兩旁猛力一扯一抓。照着冰熊神力，又當怒極發威之際，這一扯一抓，休說是人，便是鐵石，也喫抓折。恰巧易震真氣已然充沛全身，通體堅如精鋼，與初上來全無防備大不相同。雖還未想到施展法力，將熊殺死，但知除卻飛劍邪法，很難傷它。一見身子被熊掌凌空甩向前去，一腿又喫撈住，一時情急，運用全力。那熊不特沒有被扯動，兩隻熊掌猛地一掙，反被震得生疼。那熊越發厲聲怒吼，張開血盆大口，便往腰間咬去。

這時，海中羣鯨戲水，流冰大如山嶽，不時前後相撞。海氣涵空，波濤澎湃，中雜鯨鮫之類巨魚口中所噴水柱，珠飛玉迸，霧涌煙霏，合成一片奇景。自易靜以下，俱在面海凝望，沒留意到這三人有甚舉動。聞得冰熊怒吼之聲，也祇當做三人故意激怒，引逗冰熊爲樂，誰也沒有回望。加以人熊相搏，動作均極神速，又都懷着人決不致爲熊所傷的心思。當易震與熊惡鬥之時，石生、阿童也剛相繼自熊背縱出，腳踏實地。二人因知易震也是一身法力，認定不會爲熊所傷，至多制服不了。又均無殺熊之心，見他始終手搏，祇當故意如此做作，賣弄驚險花樣，也沒想起相助，信步往前走去。

當地冰熊，原不止這幾隻。這類猛獸多具靈性，復仇之心尤重，一見同類與人惡鬥，一齊奔馳趕來。先前爲石生、阿童所傷的那兩隻，還在連聲吼嘯，都覺人類如此可惡，一齊發威，怒嘯應和，追逐愈急。石生、阿童均喜淘氣，見熊動了衆怒，四方八面一齊撲來，奔馳如電。熊掌踐踏在堅冰上面，宛如萬鼓齊鳴，震撼原野，勢盛猛惡。先前二人是想用手將熊制住，過於輕視，全沒一毫準備，身又短小，所以幾乎喫了熊虧。這時知

道不是易與，爲數又多，雖仍未放在眼裏，卻不似先前那等大意。回顧爲首兩隻大熊已將近身，石生首先大喝一聲：「蠢東西，我不殺你，偏要自己找死麼？」說時，熊已朝人猛撲過來。石生上了一回當，已自乖覺，不再和它糾纏，祇把身子輕輕往上一縱，放過來勢，由熊頭上越過。就着身子往下一沉之勢，照準熊肩背上一腳反踹過去。雖未用甚真力，就這一下，那麼健強兇猛的大物，也是禁受不住。再加身子撲了個空，一時收不住勢，竟被踹出好幾丈，撲跌地上。冰雪堅硬如鐵，盡管肉厚皮粗，也已跌得生疼，連聲怒吼，反身又復撲來。阿童覺着好玩，相隨學樣。熊性堅強猛惡，一經激怒，發了野性，便以命來拼，不到力竭身死不止。於是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打了個亂七八糟。二人不肯下重手腳，專一引逗好玩，急得那大小百十條比水牛還大的冰熊，咆哮如雷，踐踏奔騰之聲，震得山搖地動。

二人越打越好玩。石生方喊：「震弟，你還不把那熊支開，和它們打羣架多好玩？」猛聽易震一聲怒喝，回頭一看，易震和所鬥冰熊，已是一東一西，各自分開，倒縱出去。易震手上帶着一條樹幹般粗的白東西，那熊一聲慘嗥，仰跌出去老遠，還未落地，身上泉水也似噴出兩三股鮮血，身已跌倒，還在冰地上滑出去好幾丈，纔行停住。這時纔看出易震手上是條熊腿，所鬥之熊已死。方想開口，微一分神，不料羣熊已然激怒狂嗥，竟有十七八隻從四面飛撲而來。石生二次口剛喊得一聲：「震弟！」瞥見身前兩隻大熊撲到，未及再用前法縱身踹跌，猛覺腦後風生，兩旁又有好些白影飛來。知道難於躲閃，方待行法抵禦，手中剛掐靈訣，就在這一眨眼之間，忽聽易靜喝道：「你們也太淘氣了。」語聲未住，那四外飛撲而來的羣熊，倏地紛紛仰跌倒退。隨見易靜等八人，一同自海邊飛來，除金蟬朝己飛來外，下餘七人俱向易震身側落下。易靜、易鼎正同向易震呼叱，那百十條冰熊均喫易靜以法力禁制，空自怒吼厲嘯，不能向前一步。再看易震，手上熊腿纔剛放下，忙和阿童、金蟬趕過一問。

原來易震本還空着一手一腳，見熊心靈，知道緩勢，身子凌空，手腳俱喫抓緊，人小熊大，有力難使，連掙兩掙，未掙脫。那熊兩掌被震得生疼，負痛急怒，張口要咬。易震雖然煉就一身真氣，祇要運用，刃斧不傷，但沒讓猛獸咬過，不知能否禁受。又見血盆大口中白牙森森，未免膽怯。一時情急，便把空着的一手一足，緊抓在熊的大鼻樑上。這一有了着腳之處，自較得勢，力氣也使得多。兩下裏都急，也想不起換甚方法，於是一人一熊，各自相持不下。先前易震祇喫了疏忽和力使不上的虧，又忘了運用玄功，熊性又極頑強，寧甘忍痛，死不放鬆。若憑氣力，熊力任是多大，也非道家玄功所煉真氣之敵。兩下裏相持了一陣，易震見它久持不放，急迫中又瞥見石生、阿童正和那百十條冰熊打得落花流水，熱鬧已極。自覺爲熊所擒，久不能脫，越想越愧，越愧越急。忽然

想起：「法術雖不能使，但運用玄功，發揮真力，將熊掌掙脫，有何不可？」念頭一轉，立把勢子略緩，運用玄功，凝鍊真氣，準備運足全力，猛然發動。那熊喫易震用一手一足抵住鼻子，力氣又比它大，本已力竭，腿掌皆痛，覺着仇敵勢子略緩，樂得也緩一緩勁，正在喘息。易震已將周身真力元氣運得十足，正要施爲。一眼看到冰熊鼻孔中噴氣如蒸，天本奇寒，所化成的冷霧聚而不散。暗罵自己：「蠢才，打瞎熊眼，手短不及；這手邊的鼻孔，竟也忘了抓它兩下。」想到這裏，隨以一足抵緊熊鼻，把勢蓄好，隨伸手往鼻孔中抓去，誰知無心中觸着它那要緊所在。這熊覺着鼻間奇癢難禁，不顧再抓敵人，忙把抓腳的掌一鬆，待要回掌來抓。易震早已算定它或腳或手，必鬆一掌，已打點好了應付之法。一見鬆的是腳，更合心意。說時遲，那時快，熊掌纔鬆，易震便將纔脫熊掌的一條左腿往回一拳。右腿就着鼻間原踏之處，用力一踹，然後聯合拳回的左腿，一同運足平生之力，猛朝熊的胸前踹去。空着的一隻手縮回來，反掌抓熊，奮起神威，兩膀用力一抖一振，上下相應，同時並用，口中一聲大喝，往後倒掙出去。那熊鼻孔一癢，周身痠軟，兩隻前腿便泄了勁，祇顧回首抓癢，驟不及防，喫易震手足並用，猛力一掙一扯，自然禁受不住。因爲用力太猛，活生生將熊的一條右前腿齊肩胛扯斷。胸前鼻上又着了兩腳重的。當時慘嗥了一聲，隨着人身向前倒縱之勢，冰熊身也往後，仰面倒跌出去，順鼻口肩胛等處狂噴鮮血，屍橫就地。

易靜等八人正在彼此說笑，聞得身後冰原上獸嘯踐踏，夾着石生、阿童呼叱歡笑之聲，亂成一片，覺出有異。金蟬首先回頭望見，心還好笑，告知癩姑說：「你看小和尚佛門弟子，也和石生、震弟一般淘氣，放着好景緻不看，去逗白熊玩。」癩姑笑道：「你莫裝好人，如非這次掌教師尊命你當七矮的娃娃頭，你早過去了，祇怕比他們三個還鬧得兇呢。」話方說完，一眼瞥見易震與熊苦持之狀，忙喊：「易師姊快看你那位二令侄。」易靜聞言回看，喊聲：「不好！」忙即飛起，剛待行法禁制，晃眼易震已由熊身上掙脫，落到地上。熊腿已被連皮扯斷，熊掌依然緊抓手臂之上，不曾墜落。衆人這纔看出險來，祇奇怪三人爲熊所困，怎不施展法力？金蟬關心石生，見衆熊四面夾攻，忙飛過去時，羣熊已被易靜法力制住了。易震將熊掌扯脫以後，喫易靜和易鼎好生埋怨了一陣纔罷。

衆人觀玩了這一陣，也已興闌思歸，重又起身上路，往中土飛去。因那起身之處乃冰洋與北極內海交界，那玄冥界外極海中有許多妖人左道以及海中精靈盤踞的島嶼恰巧避過，前途已無險阻。又有靈奇引路，可稍抄近路，徑由北冰洋上空飛行，無須橫斷那萬里冰原廣漠。因路太長，不是當日所能飛回，初飛時見海天空曠，波瀾壯闊，不時又見吞舟巨魚，出沒驚濤駭浪之中，先還覺着平日祇在中土行道，冰洋極海足迹不到，難得經行，正可盡情觀賞。及至飛行了半日之後，便成了見慣無奇。又以四外茫茫，天水相涵，看

不到一點陸地，漸漸飛上來時原路，天雖仍是奇寒，海中碎冰也越來越小，冰山等奇景已見不到，連大魚也難得遇見。天色早已分出日夜，正當入暮之時，天上凍雲密佈，慘霧昏沉。下面是寒流洶湧，碎冰雜沓，冰浪交搏，聲甚聒耳。眼望過去，盡是這類陰晦荒寒之景，引不起人一毫興味。衆人越飛越覺無聊，俱想早登陸地，各把遁光加急，以全力飛馳。十一道遁光聯合一氣，電馳星飛，衝破千層寒雲，無邊慘霧，向前急馳過去，聲勢卻也驚人。

衆人起飛時晏，又當北極近邊，晝長夜短之季，丑初天便黎明。衆人初次經歷，來時天陰，心中有事，祇顧戒備異派仇敵和沿途海島中隱伏的妖邪突起爲難，均未留意及此，歸途也未想到天那麼短，一路飛行，不覺子時將近。天色本極黑暗，似見天邊金光一閃即沒。衆人先未看真，算計途程時候，剛在深夜。祇易靜、癩姑、南海雙童以前曾在各海往來，均經歷過，初見覺異，微一轉念，便已想起，均未出口。金、石、阿童、英瓊四人，俱想不到那是日出以前虛影，好生奇怪，同喊：「二位師姊，你們看見天邊金光一亮麼？」四人方微笑欲語，靈奇已先接口說道：「這裏正是日長夜短的季節，日出在丑。祇是這海上霧重，天陰時多，等到霧消時，已成一團昏白影子，到了中天，無甚看頭了。適見金光，分明今日海上雲高，星月之光雖被遮住，海面上卻是晴空無霧，上好天氣。日出好看，少時滿天彩霞，還要好看，奇景難逢，難得遇到。弟子往來北海不下二三十次，並還事前留意日出之時，也祇看見兩次。內有一次，還祇看一個尾梢。我們飛行太快，再往前去，到了有霧之處，就看不見了。」

話未說完，一個其大如山的金輪，已由極遠天邊跳波而起。英瓊、阿童見那日輪與常見日出時情景不同，祇是極大一面晶鏡，四邊並無光芒，卻似月暈一般，四邊緊緊圍上一圈彩氣。由海盡頭處，突然升起，一下便離開海邊老高，卻不停住，略一升降湧現，忽又墜入波中。海面上依舊黑沉沉的，不見一點曙色。同聲笑道：「無論到哪裏，太陽總是一樣，難道這裏的太陽也與別處不同麼？」癩姑笑道：「呆子！虧你們還在佛道門中修真，連這點見識都沒有。太陽祇是一個面目，怎會兩樣？這不是它的真面目，乃是它出來以前虛影，所以看去沒有光芒。」靈奇接口道：「別處，這虛影便不易看見。這裏因是北極冰洋附近，正當子午線上，所以有此虛影，日出之景也格外好看。實則日還未出，乃是海波回光倒影。師叔你看，天色不還是黑的麼？不過虛影一現，真的也快出來了。」說時，天邊金輪又復離海涌起。由此升降不停，上下跳擲，變幻明滅，毫不停歇。後來越跳越疾，正覺好看，忽然直落下去，半晌不見再起。海面上浩浩蕩蕩，漫無涯際，除浪花奔騰、濤聲振耳外，更無別的動靜。天仍未有明意。

石生方說天色要變陰沉，忽見天邊金輪涌過之處，微微現出一絲青色。靈奇忙喊：「真太陽出來了！諸位師叔請看！」衆人定睛一看，那青色先祇微微一線，漸漸展開了些，顏色也就轉淡，略似東方將曉的天色，祇是比較往日所見稍微暗些，不是修道人的法眼便看不出。跟着海天盡處，先有無數光芒，作小半圓形往上放射，日輪還未出現。隔不一會兒，光芒漸強，漸漸露出一點半圓紅影，隨着波濤起伏，漸現漸大。到此，朝陽方始離波而起，現出半輪赤紅如雲的紅影，浮於海天盡頭碧波之上。萬道光芒，齊射遙空，天空已由魚肚白色，轉成初曉。果然天上雲層高而且多，喫陽光一映，化爲滿天金霞。海水受日光斜照，全海面成了金海。天光海色，同幻奇輝。那太陽全貌也已呈現，離波而起，精光萬道，朗照雲空。端的氣象奇麗無儔。

直到衆人看完曉日，重又前飛。日頭逐漸高起，虹光纔漸斂去，天空霞綺也回了本色。但見前行天色甚好，漸漸飛出北極冰洋邊界荒寒陰晦之區。浮翳盡去，清光大來，水碧天青，風和日麗，波光雲影，上下輝映，又在那麼壯闊無邊的海洋上空凌虛絕迹飛行，端的心神爲之一快。

易靜見途中游魚跳波，海鳥迴翔，結隊成羣，各自往來。遙望前途，已有風帆片片，出沒遙波，知離海外諸國的陸地將近。一行遁光強烈，破空急馳，聲勢甚盛，老遠都能聞見。不願驚駭俗人耳目，正囑咐衆人把遁光斂去，猛瞥見日光底下有兩點青白光由西向東，正朝自己側面遠遠橫空飛來。衆人直行，那兩點光華由斜刺朝前橫來，兩下裏互相迎面，勢均迅疾，晃眼臨近。光也因近而大，真似兩道長虹經天飛渡。易靜見那白光雖不似本門家數，卻非左道妖邪一流。看那來勢，又正對着自己這一面飛來。猜疑是別派中相識道友，不是無心相值，便是有意迎來，弄巧還許有甚要事，特意從別處趕來迎候，都不一定。既非妖邪一類，當然也不會存有敵意。於是告知衆人，暫把遁光放緩，不迎上去，看來人是否有心相見，再定行止。話剛說完，來人已飛離身側不遠，衆人如不停歇，兩下正好對面。衆人方覺來人功力甚高，所識別派同道中並無此人，時又匆迫，不及互詢。各以爲一行中有人與之相識；再不也許有甚要事，奉了乙、淩、白、朱諸老之命而來。衆人心方尋思，來人本算好兩下相值之處，飛迎上來，衆人遁光一停，便趕到了前面。見衆人停空不進，當是不願相見，故意停止，放他們過去，互相冷笑了一聲，轉頭飛來。

易靜、癩姑雖未把來人當做仇敵，蓄有戒心，卻早看出青白光中來人是兩個白衣少女；遁光家數，也認出有一個是崑崙派門下高手。開府時，崑崙派因有慈雲寺黨邪挫敗之羞，祇爲首諸人來了幾個，所帶門人也極有限。暗忖：「各正派中師執以及同輩道友，祇崑

崙派和本門有過節。開府盛會，鍾先生、知非禪師諸長老雖也應請赴會觀禮，表面看似前嫌已釋，胸中難保沒有芥蒂。這兩女子的功力不似他們門下後輩，並且長一輩的並無女子赴會。素無瓜葛，又與本門貌合神離的崑崙派中女仙，怎麼會突然迎來？惡意或者不會，好意也未免不合情理，其中必有緣故。」心念纔動，來人已至對面。

二人覺得內中一個似曾相識。對方見有易靜、英瓊在內，面色也倏地一變，首先開口，冷笑說道：「我姊妹去往海外訪友，見有峨眉門下成羣飛馳，本意祇想託帶兩句話，不料會與本人相遇，真乃巧事。去年我和一位同門師兄，曾與易、李二位道友相遇，大德未報，至今耿耿。日前併到依還嶺，纔知二位道友門還未入，便以主人自居。卻沒想到聖姑遺偈，入居仙府的人，第一須將豔屍玉娘子崔盈除去，第二須將聖姑昔年未完的心願代爲辦到方能入內。還有聖姑昔年所藏，最關緊要的十六件天府奇珍，俱在你二人前次所見小池以內，事前必須盜出，否則崔盈妖鬼便無法傷她，也休想深入後洞，解破洞中各層禁制。現在崔盈的元神已能通行全洞，不久便可復體重生，無人能制。除非不捨原來軀殼，又想佔據聖姑仙府，沒法解禁，攘竊藏珍；如想此時出洞遁走，爲禍人間，已非難事。本來沒有這麼快，也是你二人上次惹出來的亂子，行時忘了封閉洞外幻波池底泉眼，事後也不前往查看。她因那地方最爲隱祕，妖魂禁閉多年，從無一人入洞侵擾，本是安心在內順序潛修，準備修到功候，復體重生，再行出世，爲所欲爲。你們前往盜室，她受聖姑法力禁閉，停屍中層密室以內，你們就將所有法寶全數盜走，她也不會知悉。誰知你們一心覬覦聖姑藏珍，偏又不知底細，無緣無故分成兩路入內，誤入停屍室內，無意中將聖姑制她的禁法破去一層，以致驚動妖鬼。她算計聖姑十六件藏珍的樞紐在她屍首底下石穴以內，來人必不就此甘休，此事一經開端，必定還要再來，甚或引了許多法力高的人前去爲難。料定禍兆已萌，隱憂未已，爲此不等功候修成，亟謀脫困之法。你二人走不數日，她便施展邪法，引誘外面妖邪前往，以美色、藏珍爲餌，令爲出力。

「她自身被困洞內，不能出門一步，地更隱僻，昔年妖黨死亡將盡，勾引人本是極難的事。事有湊巧，她那信香剛經了許多心力，自泉眼裏透將出去，便遇見兩個不知自量的男女妖邪，跟蹤下去，到了池底，發現仙府所在。此時洞門有你們法力封閉，內外隔絕，不能相見。這妖鬼也實狠毒，知道聖姑不禁女子入內，祇洞門無法進去，竟由洞內傳聲，使出奸謀，先說出她自己姓名，以及洞中藏珍之多，將二妖人打動。隨後告以洞門已被佛家法力封閉，決難攻破，尚須多尋幾個有力助手，令那男的急速另約有大法力的妖人相助，人數越多越好，卻把女的留下，與她做伴，隔洞遙談，以解多年煩悶。二妖人爲她甘言重利所誘，自然依言行事。哪知妖鬼看出二人法力不濟，便想把風聲傳佈出去，

多引一些妖邪前往，以便各出死力相助，試爲其難。萬一舊日同黨尚有一二殘餘未受誅戮，聞風趕來，豈不更妙？同時又想把女妖人的生魂攝了進去，爲她服役解悶，將來破法時多一助手，省得孤掌難鳴。

「男妖人剛一走，她先用些甜言蜜語，哄得那女妖人對她信服。又故意露些口風，她好洞中法寶珍物至多，來人如是女子入內，並非不能。祇爲洞中法寶靈丹甚多，自己身受禁制，無力相抗。惟恐人心難測，一旦引了進去，喫來人將法寶、丹藥取去，卻不管她死活，故此放心不下。必須多約人來，當衆言明，這些法寶、靈丹以及這座仙府，要看來人出力大小，分別酬謝。議定之後，立下盟誓，並由她指點門戶途徑。此時爲防萬一，卻不願人入內，以防受人挾持。那女妖貪心早動，又知她夫妻二人法力有限，聞言愈發垂涎，巴不得先入洞內，乘機攘取上幾件好的。便再四和妖鬼商說，自己久慕她的美名，亟欲入內相見，並以離開相要挾。妖鬼方始裝作無可奈何，勉強應允，教她身劍合一，並用法寶護身，由泉眼底下一個小洞，借水遁衝將進去。女妖人利令智昏，也不想想對方先已說過她此時身上束縛已去八九，全洞均可通行，祇這一層洞門阻隔，又是久煉妖魂，稍有縫隙，便可穿越，既有這個水洞捷徑，爲何不能自出，外人倒可走進，是甚緣故？祇因一心貪得法寶、靈丹，便毫不思索，如法施爲，由泉眼水道中借了水遁飛入。前半果然通行無阻，等到深入腹地，到了小池以內，聖姑金水禁制被她觸發，肉身當時化爲烏有。本來形神皆要消滅，仗着妖鬼早有準備，在池旁等候，一見入了禁網，忙施妖法將她生魂攝起。聖姑禁法厲害無比，妖屍崔盈也幾乎受了重創，纔將女妖人的生魂保住。妖鬼平白害了助她的人，毫不介意，反逞淫兇。先把女妖人的生魂凌踐折辱個夠，使其俯首帖耳，心膽皆寒，百依百隨，不敢絲毫反抗，方始收爲她的侍女。

「不久男妖人到來，妖鬼推說女妖人久候他不來，忽然不辭而別。男妖人知道內外隔絕，出入皆難，做夢也想不到乃妻落了她的毒手，以爲另往別處訪友，未以爲意。所勾引來的一干妖邪，雖也有些能手，無如那五座洞門，一座也攻它不開。有的知難而退；有的喫妖鬼連愚弄帶激將，不肯就罷，又各回山祭鍊邪法，以爲再來之計。風聲傳播，人來得越多。妖屍見來人如是女的，便用前法，將人吊單，誘使入網，一連害死了十幾個淫娃妖婦，那洞依然如故。當你們移居依還嶺北山谷的頭五天，不知由何處來一醜女，竟將洞門禁法破去，到裏面和妖鬼一見，強取了一件法寶走去。取寶時，不小心誤觸埋伏，還捨去了一個手指。妖鬼崔盈留她不住，一去便未再來，可是門戶洞禁大開，近日洞中已有妖人來往，洞門啓閉已由妖鬼主持。祇等身上七靈絲煉化，元神去了禁制，便成大患。你們妄想入據仙府，自居依還嶺山谷之中，卻任妖邪在內盤踞，豈非笑話？我日前去查看了一次，現已完好。除妖之策，祇等海外歸來，便即下手，不過歸期還得些日。

你們如若自命不凡，何不先往一試？誰能依照聖姑遺偈除卻妖屍，便是洞中主人如何？」

說時，易靜、李英瓊早認出說話這女子，正是上次幻波池所救兩少年男女中的女子辛凌霄。英瓊想起這兩人恩將仇報，去時曾用法寶暗算老父，心中忿恨。又聽出語帶譏嘲，幾次想要發作。易靜比較持重，覺着這兩女子突如其來，形迹可疑，遁光功候比平日所見各派門人都高，並且語帶譏嘲，明含敵意。自己這面一行十一人，遁光連在一起飛行，威勢甚盛，休說尋常妖邪見而遠避，便各異派中有名人物偶然相遇，也未必敢存輕視之心。這兩個女子如非有恃無恐，怎敢對面迎來，若不介意？所說又是幻波池豔屍崔盈的事情，並還自稱到了依還嶺，見到過靜瓊谷中諸弟子。料知必有原因，關係重大。那日初到依還嶺，本就覺出幻波池底洞門有開閉之迹，因時太匆促，沒有看真。師命彼時不許下去，癩姑、英瓊又在旁勸阻，暗用禁法試探也無迴應，就此離開，不曾下去仔細查看。後來連留意了好些日，並在暗中隱形前往窺伺，均無動靜，自知斷無眼花看錯之理，至今是個疑團。當時祇因煉法正緊，南疆事完後，又有北極陷空島取藥之行，一直離山多日，不曾回去。日前想起：「米、劉、上官、鵬、猿諸弟子雖非易與，到底功候還差。近來幻波池藏珍，以及豔屍復活之事，已漸傳播，各異派妖人必定紛紛垂涎。師父命在開府之前，先行移居依還嶺上，也必爲此。目前正值多事之秋，萬一有什厲害妖邪覬覦池底仙府中的美色、藏珍，去與豔屍勾結，發現嶺上有本門弟子居住，定往侵害無疑。米、劉諸弟子如能謹守行時之戒，每日閉洞不出，靜瓊谷上下四外均有本門禁法封閉埋伏，就被敵人識破，至多被困谷中，也還能夠支持到自己三人回去教援。最可慮的是，衆弟子貪功喜事，不自量力，輕易出敵，便難保其平安無事。一人受傷遇害，餘人再爲同門義氣所激，同仇敵愾，齊出拼鬥，更是凶多吉少。何況妖邪黨羽甚多，形迹一被窺破，衆弟子即使當時幸佔上風，仇敵也必呼朋引類，源源而來，能手日多，陰謀百出，終至喫了大虧爲止。」易靜因身在數萬裏外，事未辦完，不能立時飛回，甚是懸念。嗣又想起：「行時查看諸弟子面上，均無晦容。掌教師尊既命隨同行道，縱令將來米、劉二人不免兵解，決無目前遽遭凶折之理。適纔動念，許是憐愛新收女弟子上官紅，關心太過之故。」因北極神光就在此時出現，極光一斂，便須率衆直入島宮丹井盜取靈藥，就此忽過，也未向一行諸人提起。這時聽那女子一說，自是心動。不問來意善惡，難得她自行吐口，自以聽完後再作計較爲是。惟恐英瓊記念前仇，冒失發作，誤了事機，連使眼色示意，纔行止住。

那女子見英瓊雙目炯炯，神光射人，秀眉雙翹，暗藏殺氣，察知她心中仇恨，意欲發難。本心原因空中路過，發現峨眉派劍遁，意欲就便令其與易、李主人帶信，以遂自己陰謀，不想倒會不期而遇，一行竟有易、李二人在內。想起上次幻波池被困之事，盡管一念貪

私，平日對本派諸先進同門曲爲解說，以恩爲仇，這一對面，想起以前脫險情形，夫妻兩條性命終是人家手裏救出來的，不禁難以爲情。況且對方這十一人，看去功候均高，無一弱者。其實她還不知易、李二人，爲峨眉門下後起有名高弟，單這兩人翻了臉，便不易發付，何況有十一人之多。無如雙方已然對面，況又同了新交的一個關係緊要的道友，不能當面示怯；又仗着煉就隱形飛遁之術，同伴法力更是高強，身後還有極大力量的後援，想了想，祇得硬着頭皮搭話，意在激將。及見英瓊面帶忿容，一面暗中戒備，一面不等對方發作，乘機先冷笑一聲，面向英瓊說道：「上次幻波池初見不識，事後方知你便是峨眉門下號三英之一的李英瓊呢。你休生氣，聽我一言。幻波池底女妖屍，至多再有百餘日，便能復體。那時，她必將古仙人所遺留，爲聖姑保藏的十六件奇珍，設法取出。再用內中一件法寶，打開聖姑仙法封禁的一部道書，如法施爲。不出三年，便和昔年聖姑一般神通。那時休說你我，便令師齊道友和他那些同門同道，也沒法制她了。以前你我幻波池那段公案，於我夫妻爲德爲怨，尚自難言。本來你二人不尋我們，我們日後也必尋你們，不過此時還顧不到。一則妖屍氣候將成，不乘此時下手，留此隱患，異日爲害酷烈，不可複製。二則幻波池奧區仙府，洞天福地，想據爲己有者，不祇你們三人。今日你我無心巧遇，我以好意相告，你們定仗人多，倚勢行兇。我金鳧仙子辛凌霄，也不是好欺的，當時便可奉陪。否則，你們既以幻波池主人自居，而我卻拜讀聖姑遺偈在前，往好裏說，仙偈隱示仙府藏珍應爲我有，你也不信。何妨各憑法力，徑照聖姑遺命，前往盜寶除妖，不問是誰，祇要捷足先登，便算他是後繼主人，到時不得再有爭執。我今說此話，並非有甚用意，要想誘激你們前往上當。祇因貴派專一恃強欺人，明明別人成功於先，卻不甘服輸，倚仗人多勢衆，巧取豪奪，均所不免。我也不是怕你們的聲勢，如不事前言明，到時糾纏不清，豈非惹厭？還有妖屍近來黨羽日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你們新收幾個男女弟子，住在北山谷內，早晚必爲所算。內中有一少女，名叫上官紅的，日前想是發現池底有一妖人來往，同了一個能人言的大母猿，去往池邊石後潛伏守候，恰值有一厲害妖人到來。如非我憐此女資質甚佳，連那母猴一齊使法力隱蔽，護送回去，幾遭毒手。這等危機四伏的險惡之地，卻令幾個初入門的後輩，同了一些披毛戴皮的畜生在彼留守，這幻波池仙府未來的三位主人，也太大意了。我在空中遙望，有貴派遁光橫海飛行，想託帶一口信，各自下手，往幻波池盜寶除妖。並令其早日迴轉依還嶺，或將那幾個門人先行遣去，另覓善地。果真命數前定，應爲仙府主人，功成以後，徑回仙府居住，豈不比那虛張聲勢，空言無實強得多麼？」

還待往下說時，英瓊是被易靜按住，強自隱忍未發。癩姑本在一旁察言觀色，留神靜聽，忽然插口答道：「你便是崑崙派門下，號稱神仙美眷的那位衛夫人，金鳧仙子辛凌霄麼？你這些話，不必再往下多扯了。你的本意，不是防將來你夫妻盜寶除妖，入居仙府，我

們要和你爭，想在事前約定，功成者居，到時免有異詞麼？又以我們幾個門人現伏靜瓊谷，妖邪蹤跡相去密邇，恐爲所算，使我們急速回山，好做準備，照你心意行事麼？實對你說，誰是仙府主人，未除妖屍以前，自然難定。你說你們讀過遺偈仙示，隱語寓意應爲你有。我們偏也得到聖姑留贈的一本小冊子，上面除載明所贈百餘件法寶，名稱用法，並囑家師分賜門下諸多弟子外，看那末章語氣，彷彿又像與我三人有關。爲此，家師纔命我三人帶了小徒和鵬、猿前往。因豔屍崔盈氣運未終，時機未至，暫住靜瓊谷，乃是另有機謀，恕難奉告。池底近況，我三人也早知悉，道友便不見示，也無棄置之理。至於防我們到時倚勢逞強，巧取豪奪，則稍知自愛之士尚且不爲，何況我峨眉門中弟子，此層祇管放心。並且我們這次雖然志在除妖去害，爲本門建立一所別府，私衷卻不知自量，想拿此事試驗各人近來功力。下手除妖，至少也須等到明年，照道友所說氣候將成之際。這時不過凝碧仙府已閉，奉命下山，無處棲止；又以聖姑仙示，認定身是未來主人，爲圖近便，移居嶺北山谷之中。暫時原無作爲，一切早有定算。我們和道友同是玄門弟子，崇善誅妖，殊途同歸，無分你我。道友又自稱是聖姑仙偈中屬意之人，雖與仙冊之言不符，也許聖姑別有用意，兩皆期許，借以策勵。我們事尚未成，先自爲此爭執，不特不是修道人的襟度，轉爲妖鬼所笑。好在不問誰是未來主人，必須先將妖鬼除掉，方能入居仙府，徒事空言，無補實際。再如道友所言，雙方各自下手，也覺稍微含混。萬一彼此均曾出力，各有小就，同時與妖屍對敵，異日功成之際，有甚爭執，豈不又道我峨眉慣於倚勢逞強，巧取豪奪？我師姊妹三人，均照預計行事，還得些時，方始下手。道友既恐妖屍猖獗，亟欲除害，我三人自知法力淺薄，情願相讓，任憑道友佔先，祇要將妖屍除去，入居仙府，我三人當日便離開依還嶺，決不停留片刻。萬一道友到時有意相讓，明知可爲而不屑爲，我三人再來承乏未晚。反正妖屍雖然嘯聚徒黨，聲勢張狂，也祇在洞中作怪，尚未爲害人間，無所貽患。此後各行其是，也無勞見示。祇盼道友積此善功，爲衆生去此大害，我等決無異言。還有上次在幻波池仙府逃走時，用千斤鉈暗算李老伯父的，乃是道友的丈夫衛道友。李伯父佛法高強，既未損傷毫髮，也與道友無干。李師妹雖然誤認仇人，但我們人多，爲免倚衆逞強之譏，也不容她有所舉動。小徒在幻波池上窺探妖邪動靜，遇見強敵，承情相助，送她回去，雖然道友事前不知，此女得有聖姑親傳，精於隱形飛遁之術，不致爲妖邪所算，但畢竟萍水相逢，仗義拔刀，盛情可感，回山問明小徒詳情，異日相見，必有以報。現時先讓道友居先下手，愚師徒也不他往，祇在靜瓊谷中聽候捷音。到了明春，道友如還任妖屍盤踞在內，遲不行誅，愚師徒再勉爲其難。此後也無勞見告，各行其是如何？」

辛凌霄見癩姑長得癡肥面麻，生相十分醜陋，說起話來，搖頭晃腦，神態滑稽。偏是語多譏刺，尖刻異常，叫人聽了乾生氣，急惱不得。知道自己的本意及救上官紅的實情，

均喫窺破。對方人多，均非庸流，若破臉勝負難料。上次幻波池已是丟人，且還可說是誤陷聖姑禁制所致，此時再如敗在這幾個後輩手裏，豈不更是難堪？想了想，強把仇怒忍住，冷笑答道：「我知你們近仗聲勢，無事不爲。爲省異日煩擾，故此把話言明，既然知難退讓，還有何說？我和諸道友成功之後，料你們也不敢再有異言。此時既不倚衆行兇，我和這位道友尚還有事，不值與你們計較，我們去了。」說罷，回顧同行少女，喊聲：「道友請。」一同破空飛去。石生、阿童、易震三人聽到末句，方欲反脣喝罵，三女已是飛去。癩姑忙攔道：「這丫頭眼看晦星照命，要死的人了。她喫我看破詭計，沒法下臺，樂得由她說幾句，遮羞好走。我們也好趕緊回山，免又相打，生出枝節耽延，理她則甚？」

易靜不放心靜瓊谷男女諸弟子，先催促速行。等遁光聯合，重新飛馳，然後笑對癩姑道：「師妹平日滑稽玩世，今日卻是文縐縐的，莊諧並陳。此女心思喫你點破，爲爭顏面，不得不拼着性命，勉爲其難，甚至與異派妖人同流合污，俱說不定。我看此女煞氣晦紋已透華蓋，你說她晦星照命，一點不差。如再不知度德量力，死亡更快了。」癩姑道：「你看她眼下不是已與兀老的轉世愛妾聯在一起了麼？」易靜驚問道：「我見那同行女伴相貌雖美，卻一臉青氣，細看又非妖邪一流，原來竟是老怪物的女弟子沙紅燕麼？你怎認得？」

癩姑道：「這還用認？旁門女仙中貌美的，祇她一人身上不帶左道氣質。但她成道時，元嬰被仇人暗算，受了大傷。老怪物愛她過甚，不惜再轉一劫，百計扶持。她也因爲以前行事狠毒，樹敵太多，上次轉劫重修，受盡磨折苦難，想起膽寒，不敢再行嘗試。偏生大荒二老的固魄神膠與九轉大還丹這兩種必須的靈藥，因二老都厭惡兀老怪物，一任好說歹說，明求暗取，輾轉請託，終是堅決不與。如與行強，又未必是對手。沒奈何，祇得由老怪物輾轉求託天癡上人爲力，向乙木精靈桑仙姥求助，勉強求得三丸乙木神丹，借靈木精氣，補益所耗元神，纔得逐漸修成，可是面上青氣老不能退。她過去、今生，俱以絕色自負，對此引爲大憾，卻也無法。那青氣便是她的幌子，更無二人。別的左道旁門，臉上雖也不免有五顏六色的，但以男的居多，如是女的，均喜妖淫狐媚，即使本面色難看，也必設法掩飾，並且身帶邪氣，一望而知沒她乾淨。盡管她面有青氣，依然看去美秀。尤其冷冰冰的，不喜和人說話，更是她的特性。我雖聞名未見，卻聽眇姑說過，決無料錯之理。適纔她因我話說得挖苦，已然不快，再說重一些，說不定便要發作，雖不怕她，難保不把老怪物引了出來。這廝飛行絕迹，來去如電，雖然妄自尊大，不肯和我們後輩爲難，如傷了他的愛妾，決不甘休。不問能敵不能，我們急於回山，遇上他，豈非麻煩？不與破臉，祇說幾句，便是爲此。那辛凌霄，乃崑崙派長一輩中最末的一位

有名人物衛仙客的妻子，本是神仙美眷，不知受了何人蠱惑，如此倒行逆施。她那來意，師姊想已知道了。」

易靜道：「我只知她必往幻波池，又受了挫折，或是有甚難題，正巧遇見上官紅在池邊窺探，值有妖人飛來，她恐紅兒受害，用法力隱起，送了回去，問出實情。她往海外約人相助，雲路中發現本門遁光，忽然想起可以利用。意欲令本門人帶口信，用激將之計，假手於我，代她去掉那洞中阻礙，以便坐享其成。再不便是激我三人去和妖屍崔盈惡鬥，好使兩敗俱傷，以收漁人之利。不料遇上本人，話不好說，受了搶白。我斷定來意不過如此。上官紅遇救一層，聽你之言，好似她別有用心，並不承情，卻未想到。」

癩姑道：「師姊料得極是。她因突如其來，忽遇本人，又想起前事內愧，不能再照預計說話，又不能就此退去，所以辭色牽強，授人以隙，居心不良，一望而知。至於上官師侄，她分明是愛才，妖人到時，用法將她隱去。事後相見，紅兒爲人和易，無甚經歷，胸少城府；再見她不是左道妖邪，又長得美秀，也許她再拿話一誘：越認作是自己人，便告以詳情。她愛紅兒資質，問完之後，必說實話，要收爲門徒帶走。紅兒祇是受愚一時，人本機智，聞言自知上當。不是當時隱形遁走，便是自覺勢孤力弱，引去靜瓊谷內，米、劉、鵬、猿自必出來接應。先也因她是崑崙門下，知道教祖與對方長老交往，又非邪教，必以婉言相拒。但我聽李師妹說，衛仙客夫妻遇救，逃出洞時，恩將仇報，暗算李伯父。當時神鵰正在身後養神，自然認得此女。此鵰近來愈發通靈變化，必告袁星，說出此女前事，這一來，米、劉、上官、鵰、猿自必羣起夾攻。人還尚可，神鵰卻是難鬥，也許措手不及，還喫了點虧。她適纔罵鵰、猿定是爲此。否則，她已看中紅兒，又問出是我們門人，焉有放過之理？不信回山一問，就知道了。紅兒膽小，決不輕往池邊窺探，也必有點緣故。照此女適纔所說，不過三五日內之事，受此虛驚，連米、劉、鵰、猿均有了戒心，我們未回，決不敢再冒失行動。真要有事，神鵰久隨白眉禪師，得道千年，海外途徑不是不知，早就迎頭飛來了。這層可以無慮。我們回山真是愈早愈好，現已無暇再與受傷諸同門相見，一入中土便須分手。我三人自還依還嶺，萬年續斷、靈玉膏由金、石諸位師弟帶去，如法施治。岳師兄現在衡山，本門諸弟子中祇他和諸葛師兄可以出入仙府。靈奇雖蒙乙真人引進，尚未拜師，可由諸位師弟分出一人引去。如能僥倖，隨了岳師兄去往仙府參拜，不問能見教祖與各位尊長與否，借此見識一回，也不枉他嚮往心誠，連日辛苦。」

易、李二人聞言稱善。阿童笑道：「你們不是要除幻波池妖屍麼？共祇三個人，如何能行？我們送到靈藥，將人醫好，來助你們除妖如何？」癩姑笑道：「聖姑不願男子入她

仙府，你們來了，反而有害。此事不勞照顧。」石生道：「我不信這話，一樣除妖去惡，分甚男女？」易靜道：「洞中禁忌，實是如此。並且此次師父命衆弟子各照仙柬道書之言，分途行事，到了急難之時，方可求助。此時一則無須，二則諸位師弟也還是分途行事的好。」金蟬笑道：「石生弟和你們說了玩的。我們現連一個棲身之所還未尋到，哪有工夫管人閒賬？」癩姑笑道：「你少說好聽的話吧，我三人祇要答應，你們不當時來湊這熱鬧纔怪。」阿童賭氣對金、石二人道：「我早聽李師兄說過幻波池中女鬼的厲害。她們今日不要我們，到了事急之時，再以法牌傳聲求救，我們也不要理她們。」癩姑道：「小和尚，你白生閒氣。我們就有了甚爲難之處，也有人可找，不勞你們照顧。你沒聽說洞中禁忌，不令你們男子入內麼？沒的找了你們來，給我們添些阻力？且等別府建成，我三人移居以後，再請光降吧。」金蟬笑向阿童道：「小師父不要急。跟我們走，包你有熱鬧。跟癩女尼在一起，有甚意思？休看她有幻波池洞天福地，整年藏身地底，多好的洞天福地，也是悶人。我們且找一處好洞府與她們看。」英瓊笑道：「幻波池和紫雲宮兩處仙府奇景，絕無僅有，祇恐未必能賽得過去吧？」石生不服道：「莫非天底下就是你們這兩處好地方麼？」英瓊道：「空言何用？凝碧崖仙府和這兩處以外，叫你想也難想出來，休說現成放在那裏，等你去住呢。」

石生方要回答，甄艮接口笑道：「李師姊，這話並不盡然。宇內靈境甚多，盡有仙凡足迹未到之地。本來我也不敢如此說法，日前詳忖教祖仙示，不特小師兄領導的七矮弟兄，將來要廣收門人，發揚光大，好似岳師兄也要自成一支，如無一處極好的靈境仙府，如何用得？不過時候久暫，能否當時尋到，說不一定罷了。」英瓊笑道：「真要如此，那太好了。我在仙府，私底下還問過玉清大師：『怎麼好地方都被我們女子得了去？男同門怎都向隅？』她祇笑說：『各有因緣莫羨人。』教祖仙示自然無差，我先不知，所以那樣說話。平生最愛名山勝域，仙境靈區。你們此去如若尋到，早點通知一聲，大家喜歡。」甄艮應了。易靜笑道：「李師妹那麼性剛疾惡，平日相處偏那麼天真得愛人。」癩姑道：「本門男女諸同門，差不多都是襟懷坦白，磊落光明，剛而不激，柔而不靡。不似別派門下，無論師規多嚴，多少總有兩個敗類。」石生笑道：「心裏就有甚花樣，也拿來刻在頭臉上了，再要說是不磊落光明，豈不冤枉？」引得衆人都笑了起來。癩姑笑道：「你繞着彎刻薄我麼？誰似你長得和小姑娘一樣？幾時惹我生了氣，不叫你變成又癩又麻纔怪呢。」石生故意吐舌道：「癩師姊，莫生氣。誰要長上你這副人見了嚇得倒退三尺的尊容，莫說外人，自己先就噁心。管他小姑娘不小姑娘呢，好歹落個乾淨相。」癩姑道：「石生近來道力未長，卻學會了貧嘴薄舌。小師弟做了娃娃頭，倒裝得老實了。」金蟬道：「你們拌嘴，沒我的事，我不疤不麻，也不像小姑娘，牽扯我做甚？」衆人聞言，又見癩姑天生醜怪之狀，俱都忍俊不已。一路說笑，不覺飛入中土，到了四

川境內，方各辭別分手。

金、石、甄、易、阿童、靈奇一行八人，帶了陷空島所得靈藥，自去醫治傷員，送靈奇往衡嶽拜師，並往各地尋找洞府。情節新奇，暫且留爲後敘。

易靜、癩姑、李英瓊三人，與金石等八人分手以後，便急催遁光，往依還嶺趕去。遁光迅速，不消多時，便已到達嶺上。祇見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表面看去靜悄悄的，依舊一片清麗靈淑的仙境，毫無異狀，也看不到一點妖邪之氣。易靜覺得金鳧仙子辛凌霄有點過甚其詞，意欲揭開幻波池上面奇樹探看。癩姑知易靜平日雖然性傲，畢竟久經大敵，見識得多，遇起事來，仍是謀定後動。這次對於幻波池妖邪，卻輕率躁妄，連靜瓊谷還未到，門人一個未見，便想探看池底動靜，好似有些反常。想起師父道書上附載的預示，覺着不似佳兆，忙勸阻道：「看辛凌霄神情，所說不似虛假，就說過甚其詞，也不能全屬子虛。妖屍所勾結的外邪，必已深入仙府。師父仙示所限年月，相差甚遠，如若就此下手誅戮妖屍，時機未到，必無成功之望，徒違師命，於事無補。師姊既不打算下去，單看一眼，有甚用處？靜瓊谷中諸弟子尚未相見，祇是遠望谷中，禁制未破，此間已有妖邪往來，辛凌霄又曾與諸弟子打過交道，我們離山日久，知是如何？好歹先回洞去，問明之後，再作計較，何苦打草驚蛇呢？」說時因恐豔屍崔盈邪法高強，機警異常，所勾結的妖黨決非弱者，特用本門傳聲之法，免被警覺。

易靜自從上次隨李寧父女入內取寶，幾乎爲聖姑仙法所敗，心便有些不快。聞言想起師諭，知聖姑平生言出必踐，不到所限除妖日期，妄自入內，必受挫折，心中老大不服。暗忖：「聖姑原是旁門出身，後雖成道，仍非上乘正宗。加以前孽未盡，又在洞中羈滯數百年，直到孽滿，助她的人到來，除了妖屍，方始功行圓滿，證果飛昇。又聞她昔年性情孤僻，剛愎自信，說了便做，就錯也無反悔。妖屍已爲所殺，不早將形神消滅，情甘沉滯數百年，姑息養奸，使其養癰貽患，祇因當初一句無心之言的緣故。如今妖屍已近復體重生，此時除她，羽毛未豐，自較容易，並且有機可乘。不早下手，等氣候成長，不特除她艱難，更不知有多少人受害。別人費了心力，爲之除害消孽，莫非爲限日期還差兩三年，寧甘養癰貽患，聽憑妖屍坐大爲惡，無人能制，無形中造下許多孽因，身受其累？對於除妖的人，不特不在暗中相助，反倒作梗，未免不近情理。果真如此，自己也可以大義責難，料她說不過去。師父想因聖姑是洞中主人，慨然將仙洞相讓，並把生平聚斂的法寶、道書全數留贈，不便不依照主人意旨行事；同時又想借此磨鍊門人。雖有『不到日期，不可妄入』之言，但又附有『如因自昧仙機，誤入險境陷身，不能脫去，速將所賜靈符如法施爲，便可保身待援』等語。那靈符又祇自己獨有，分明早已算定自

己必在事前入內無疑。此事，師父祇命自己和癩姑、英瓊三人主持，也未提到須人相助的話。妖屍神通廣大，不在此時乘機入內，將來定更難制。至於上次取寶受挫，是因爲不知內中埋伏虛實，禁制重重，變化相生，事前又無甚戒備，所以幾乎喫虧。自從開府，得了本門真傳，在靜瓊谷修煉了些日，功力已大精進；洞中虛實和諸般埋伏妙用，也俱由師父詳爲指點。再將前師所傳之寶，預先取出，防身備用；再隱去身形入內，小心戒備行事，自信便是聖姑爲敵，也奈何不得，何況斷無暗助妖屍，與己爲敵之理。如能就此除去妖屍，自是絕妙；如若妖屍仗着聖姑原設埋伏禁制，防護隱蔽，暫難如願，好歹也將幾件最關緊要的法寶、道書先盜到手，以免日後落於妖屍和有力妖黨之手，並雪上次受挫之恥。祇是兩師妹俱都謹慎，且先不與明言，事成之後再說。」易靜主意打定，因沒把池中妖邪看得太重，心裏又正盤算下手之策，便脫口笑答道：「谷口禁制未動，可知池底妖邪伎倆有限，師妹未免過於小心。我原以順便探看下面有無異狀，既然如此，速返靜瓊谷問明紅兒他們，再議也好。」說罷，隨往靜瓊谷飛去。

其實易靜爲了上次負氣，自恃劫後重修，法力高強，未免輕視仇敵。實則豔屍崔盈和新勾結諸同黨，個個厲害，妖氣全喫行法隱去，不露一毫形迹。對靜瓊谷諸人不肯加害，乃是別有顧忌，否則早已一個也難倖免。而易靜等三人降落商談之地，相隔幻波池不過一箭之遙，雖未行抵池邊，三人言動，早被下面輪守的妖人用妖法窺了去。妖屍原意，不到功候十分完滿，全身禁制脫去，能夠飛騰變化，隨意出入遊行，並將仙鑰和那幾件異寶奇珍一齊取到，決不多事，免生枝節，貽誤全局。可是敵人真要尋上門來，那也不能容忍，樂得借用聖姑所留禁制，誘使入伏，來一個除一個解恨。當時輪守的又是妖黨中比較兇狠的一個，一旦開池，便會立即暴起。雖然三人不至於敗，但一經交手，開了爭端，靜瓊谷便無寧日了。當三人走時，那妖人正仰着一張猙獰醜臉，目射兇光，隔着池上飛瀑奇景，向上冷笑。三人一個也未覺察，晃眼飛抵谷上。

英瓊覺着神鵰奉命每日飛空守望，就說隱去身形，怎見自己回山，不曾親身來迎？心中一動，已隨易靜、癩姑一同飛下。剛過禁網，一眼瞥見衆弟子俱在洞外疏林之中踞石坐談，神情似頗不安。神鵰鋼羽獨立在林側怪石之上，比較安詳。見三人突然飛降，俱都喜出望外，紛紛出迎，拜倒在地。英瓊笑道：「你們怎不用功，在此做甚？」袁星隨衆起立，首先答道：「弟子等因連日危機隱伏，山中多事，正由上官師妹教那先天乙木禁制，就便聚在一起，小心戒備，以防萬一呢。」癩姑笑道：「這猴兒說話沒個條理，你也不找個明白人問話。」易靜便命衆弟子一同入內詳說。癩姑攔道：「先莫進去，他們既守在此，必有原因，且問明瞭再說。」隨喚劉遇安述說經過。

原來衆弟子自從三位師長行後，先照所說，在洞中修煉，極少出谷。祇神鵰隱身高空，環飛瞭望，一連數日，山中俱無異兆。這日衆人做完早課，天已黃昏，正去洞外竹林旁閒談說笑，等候新月。忽見神鵰飛下，向袁星說：「適纔發現二妖人直入幻波池內，等了好一會兒，不見出來。」因師命不許多事，自知力弱，頭一次聽過，也就丟開。哪知第二日起，四五日內，神鵰又在空中接連看見好幾起妖人在池底進出。米、劉、袁、上官諸人聽此情形，知道池底仙府已被妖法攻破，妖屍已在嘯聚妖黨，準備脫困作怪。靜瓊谷相去不遠，早晚必來生事。又多存有貪功之念，自恃能夠隱形，祇要不和妖人動手，就不致被看破。因池中妖黨不時由下飛上，卻不遠走，祇在隱祕之處低語密議，看去與池中妖屍不似同心同德。神鵰當日還見先有兩人正在嶺東南危崖之下避人密談，隨後又有二男一女同往無心相遇，兩下裏互語，均帶忿容。因看出對方人多勢衆，邪法頗強，恐引到谷中，防其警覺，未敢近前。五妖人匆匆各散，俱向山外飛去，過不片時，又都回轉。分明這些妖黨與豔屍崔盈多是表面勾結，並非真誠聯合。不是心有叵測，各有貪圖，便是妖屍仗着淫豔狐媚，並以洞內藏珍爲餌，施展權術，使衆妖邪專爲自己一人效命，互相疑貳猜忌，以便操縱利用。

衆人算計師長南疆之行，不久即回，既想窺探一點虛實，又以所居密邇妖窟，防其有甚圖謀，先探明瞭真情，好有準備應付。加以神鵰再三告知衆人隱形窺伺無妨，但妖人中頗有能者，遇上必須知機遠避，不可近前交手，尤忌開池探看。衆人知它素來性傲恃強，新近脫毛換胎以後，功候日深，尋常妖人決不在它心上，它尚如此小心，可知厲害。因此去時也頗謹慎，議定四人分作兩起，一起留守，一起往探，互相輪流，稍有警兆，立即馳回自保。哪知去守伺了三日，一個妖人也未遇上，幻波池仍是好好的，看不出一絲邪氣上騰。如非知道神鵰雖喜與袁星相戲，對於別的同門卻互相敬重，不會向衆虛言，直要疑是說誑取笑了。

這日上官紅和袁星一起前往窺伺，因自聞報以後，長日守伺，毫無迹兆，未免膽大疏忽了些。又想起神鵰曾說，妖人時往嶺東危崖之下密議，袁星便去往嶺東，祇上官紅一人在池旁守伺。先照易靜所傳法術隱形，本不致被人看出。因是久候無迹，忽然想起：「本來所習隱形、飛遁之術，聽師父說甚是神妙。雖然用時必須心中默記靈符，始能生效，美中不足；但是將來功候一到，或是將來把妖屍奪去的那本道書重又奪回，看過悟出妙用，便無此弊。行時還囑隨時勤習，自從師父走後，日隨諸師兄修道煉法，閒來便自聚談，一直不曾重溫舊業。反正無事，何不就便演習。」想到這裏，因二法不能同時並用，上官紅還算謹慎，惟恐池底妖人萬一就在這交替行法瞬息之間，突然衝波飛起，被其撞見，特避開正面，走向離池稍遠的怪石之後，四顧無人，以爲上有神鵰隱形巡視，便撤

去隱形之法。哪知事有湊巧，正趕衛仙客、辛凌霄夫妻爲了上次幻波池盜寶，自恃法力高強，不把聖姑禁止男子入她內宮禁地，覬覦藏珍的遺言放在心上；又以心貪、不願外人分潤，意欲獨得，祇夫妻二人同往，不約同道相助，以致陷身池內，寶未盜成，反耗損了許多真元，如非易、李二人相救，幾遭不測。匆匆逃出以後，夫妻二人劫運將臨，不特恨極了聖姑，因易、李二人救他們稍晚，致被毀去多年功行，同樣恨之入骨。又以脫困時所見二女行徑，雖不似深知洞中細底，但是此事極祕，海內外修道之士休說全知，便知道有那地方的，都寥若晨星。自己既想入內，如不深悉內中微妙，以及對付各層埋伏禁制的法術法寶，多高法力也是無用。這兩女既能深入，總知道幾分虛實，寢宮寶庫重地雖然難進，藏珍必被奪去不少。於是由妒生恨，又加了一層仇怨。後來雖訪查出二女是峨眉女弟子中能手，救他們先實無法下手，並非有心見死不救。那守在門外，被自己用千金鉈撞了一下沒撞傷，反幾乎喫了他虧的那和尚，竟是白眉禪師弟子李寧。情知鑄錯，無如利令智昏，又仗恃昔年先師鍾愛，遺賜了好幾件厲害法寶和原習的幾種大法，因一入內便已被困，心身受禁，全未用上，近年又交結了兩三個法力極高的前輩散仙，越想越不死心。盡管知非禪師、鍾先生、游龍子、韋少少、小髯客、向善等一干同門師兄看出他夫妻劫運將臨，倒行逆施，苦口相勸，終是陽奉陰違，執迷不悟。因聞豔屍崔盈將要復體回生，聖姑藏珍除幾件最重要的和一部道書外，好些法寶俱被前遇二女得去，由教祖妙一真人分賜諸女弟子，不久恐還要再去，心中忿妒，圖謀更急。

回山以後，二人便自閉洞府，靜修養息了數月，重新準備停當。鑒於上次人單勢孤，沒有成功，反倒受傷慘重，稍微存了點戒心。但因洞中藏珍已被二女得去多半，所存有限，尤其那部道書和幾件重寶，不捨分潤外人，夫妻計議，先往窺探一次。如仍原樣，妖屍氣候未成，不曾勾結外邪入內，元神尚在強力禁制之中，不能隨意變化作祟，便不尋人相助，憑着熟路輕車，小心戒備，當時下手行事；外邪如已引進；妖屍必已行動自如，能夠就着原有禁制抵禦，便難成功；妄入反有危險，豁出自己少得，立即回轉尋人相助。因爲妖屍回生期近，事隔數月，虛實難知，去時隱了身形。

二人原是正派門下有道之士，此時不過運數將終，不能自制，失了常度。老遠發現，離池不遠有一少女身形，由隱而現。先疑是妖屍勾來的黨羽，趕緊隱身，飛近落下。細一查看，身形已隱，覺得那女子丰神秀朗，仙骨珊珊，休說是塵世所無，便月宮情女素娥，料想也不過如是，不禁大爲驚異。自己形聲隱祕，看那少女情景，不似因爲人來受驚隱去，知她不久還要復現。等了一會兒，不見動靜，祇得先自入池窺探。哪知下面竟有妖人設壇防守，陷阱隱祕，邪法十分厲害。尚倖存有戒心，徑借水遁穿入，不曾揭樹開池。剛越過上面層波，瞥見池底似有異狀，立即知機，停身空中，向下查看。那妖人法壇設

在中洞門內，不近前直看不出。可是祇要降到中部，便入了禁網。來人法力再若高強，邪法不能加害，便即誘入內洞，由妖屍發動原有禁制埋伏，將人擒去，決無倖免。衛、辛二人在上面本來不會被看破，因在三日以前衆妖人受妖屍愚弄蠱惑，互相疑忌仇殺，起了一次火併。內中有兩妖人看破妖屍淫兇陰毒，背人去往上面密計，竟欲乘虛盜寶，背叛逃走。給妖屍警覺，用以立威，欲取姑與，故意示人以隙，暗中嗾使守門的同黨，等二人盜寶逃出，快要上昇，突然發動邪法。兩妖人中的一個知那守門妖黨最是兇毒，已爲妖屍所惑，甘心效死，貪色輕友，一落彼手，必受慘禍，決無情義可言，所以一見不妙，立即捨身，自行兵解，元神遁去。另一個自恃與那妖人多年同道至友，至多所盜法寶被其截留，聽上幾句難堪的話，不致便下毒手。沒想到對方受妖屍播弄，本已嫉恨成仇，見他負盟盜寶，樂得假公濟私；加以妖屍在旁使上一些妖淫惡毒的手腕，一挑逗，怒火妒焰一齊狂熾，立以毒手相加。那一妖人偏又法力不弱，一見對方翻臉，也即暴怒，施展全力相抗，鬧得兩敗俱傷。結局是妖屍見計已遂，立即變臉，假說逃人無情無義，忍無可忍，難再保全，隨施邪法，幫助守門妖人將逃的一個制住。這一來，既報了叛她之仇，又立了威，使衆妖人知她本身法力，聖姑禁制不曾全解尚且如此，以後稍有違忤，便是榜樣。